

茗溪漁隱叢話前後集一二





集後前話叢隱漁溪茗

(二十)

集纂仔胡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話叢隱漁溪茗
集後前
冊二十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纂集者 胡 仔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八八八

張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五

本朝雜記上

蔡寬夫詩話云。唐學士院在右銀臺內。含光殿。宴罷歸院。多經叡武樓。故鄭畋酬通義劉相瞻詩曰。劉剛暗借鸞輪便。叡武樓中似去年。蓋以嘗與瞻同爲學士。侍宴故也。故事。凡禁中有燕設。則學士院備食。以延從官。宋宣獻公罷禁林後。因宴日。再至。以詩寄故院云。雲間乍闕仙韶曲。禁裏還過叡武樓。蓋用唐事前輩立意命辭。皆不草草。此尤精確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言玉堂故事。人多不解。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正字以英廟諱。蓋此四字出于漢李尋傳。且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污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行撤去。及元豐中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復榜院門。以爲臣下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召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僕退而檢漢書。蓋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宦者。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偶遇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污玉堂殿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制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略載之。奉嘗上疏曰。漢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乃武帝所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茗溪漁隱曰。金坡遺事云。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劄子。乞御書玉堂之署。太宗飛白四字付宰臣李昉。于中書面賜之。以光禁林。事始于

此也。

復齋漫錄云。錢內翰希白畫景詩云。雙峰上簾額。獨鵲裊庭柯。一鵲字最其所用意處。然韋蘇州聽鶯曲。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已落第二矣。

許彥周詩話云。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于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遊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前飛楊花。屋後惡水鳴青蛙。案上兩卷書。堯典與舜典。留與添丁作生涯。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茗溪漁隱曰。沈存中筆談云。眞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宜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卻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終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箠瓢不訴窮。張仲

宗作向伯恭雍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型存然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真宗密使中人覘之曰朕首命沆爲相汝私往觀其忻戚中使還言其門無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記之誤邪

幕府燕閑錄云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爲然卽請守相州苕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者獻詩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爲畫錦之榮可謂能規勸矣

文昌雜錄云太師潞公西歸開封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爲人傳誦者如樂人都用教坊家席上羣公換口誇內裏宣來蕉葉蓋御前賜出縷金花坐上纔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尋了依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餞會時新篇御製降彤墀明朝上已無公事赴宴臣僚總進詩雖王建宮詞無以過此也

法藏碎金云予壯歲歷官之日嘗見公館壁上有題詩云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不知何人之作也因知物理自昔而然先覺形言警戒多矣

復齋漫錄云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余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鬪閃鑠黑浪高於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迺知當世取肩吾末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也

東臯雜錄云。呂文穆蒙正少年讀書。西京龍門利涉院壁間題詩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狀元宰相之兆。已見于此詩矣。

茗溪漁隱曰。荆楚歲時紀云。立春日。悉翦綵爲燕子。以戴之。故歐陽永叔詩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欽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鬪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欽頭。皆立春日帖子詩也。

藝苑雌黃云。修真入道祕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再拜。自陳某已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歲時廣紀載此事云。臣鍇按。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閣春帖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沖元作皇帝閣春帖子云。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中年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爨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尙少。何況深妙之事乎。

上庠錄云。胡先生瑗。湖州人。以德行名於時。州人遣子弟從之學者。數百人。慶歷四年。仁宗興太學。有司乞下湖州取先生法。以爲太學法。遂著爲令。傳者謂今五等齋規是也。後數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四方之士聞先生名。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遂傍取官舍。以爲學舍。太學西廡。卽御書閣所在。祖宗以來。嚴火禁。

四六談麈云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中書舍人六員皆預省事嘗以其間一人專掌書畫故謂之知制誥闕則用他官兼知其後翰林置學士遂分內外制學士自外官拜者貞元初皆召試制書批答詩各一首張仲素後有加賦一首名曰五題惟自中書舍人拜則免試爲其嘗已掌外制故也李文正公顯德中以主客員外郎遷屯田郎中爲學士竇儼以詩賀之曰新銜錦帳連三字舊制星垣放五題蓋以此也貞元以前學士職尤未重故滿三歲始遷知制誥元和後自學士入爲相者十七人故自舍人拜者皆以爲優然制誥本中書正職事何用更入銜元豐宮制行雖以六舍人分隸六房事命詞書畫皆隨其房掌之員闕則事簡者兼遂削去知制誥而惟學士帶之蓋制命本出中書學士特掌之故耳此所以爲稱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牀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牀坐于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日設氈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人別設褥位立于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云壓角舊儀煩閣老濡毫逋責費公移宋龍圖次道詩云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皆以記此宰相不親送或曰馮瀛王爲相時判紙尾罷之後遂不講舊制辭皆有潤筆隨官品定數以謂當制官辭頭疎數不同其所得亦有多寡不均因請集而分之故晏元獻有潤毫均厚薄之句其後有當送而不至者往往牒催是以正憲公詩併及之此皆西垣舊事元豐宮制行遂罷潤筆今惟石刻官品物數尙竊於舍人廳

壁云。

文昌雜錄云。余記中書舍人禮上壓角。未詳何義。按唐裴坦傳。載令狐綯。馬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于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喟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掖垣叢志。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刊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以下。以南爲上。差誤相承。實乖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于東北隅。猶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紀也。又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兩省上事。宰相壓角之禮。宜廢。

復齋漫錄云。亭亭畫舸係春潭。只向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詩也。王平甫嘗愛而誦之。然余謂張特取東坡長短句。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之句。苕溪漁隱曰。余以張右史集徧尋。無此詩。蔡寬夫詩話。以謂此詩。嘗有人於客舍壁間見之。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之。二說竟未知孰是。

苕溪漁隱曰。余於叢話前集云。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其果一人邪。果二人邪。今觀歐陽永叔詩話云。鄭工部文寶。於張僕射園吟詩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蔡寬夫詩話。

云鄭兵部仲賢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爲集中少比卽前一聯詩是也以此考之則文寶仲賢蓋是一人名與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稱不同西清詩話云緱山王子晉祠詩是鄭工部文寶題則工部之稱與歐公同但蔡寬夫誤作兵部耳余又於前集云夷季幼槃或謝邁之字乎比見臨川謝幼槃文集方知幼槃是謝邁之字無逸之弟也其謝夷季卻別是一人

四六談塵云王荆公拜相麻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於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翱翔於霄漢闕庭煥麗十戶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話美方諤上廣守詩鱣去溪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不可以孟嘗君遷就也

茗溪漁隱曰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師至汴口並無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爲第一山有詩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沒翠屏間莫能衝霍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詩刻在南山石崖上石崖之側有東坡行香子詞後題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字畫是東坡所書小字但無姓名崇觀間禁元祐文字遂鐫去之余頃居泗上皆打得此二碑至今尙存其詞云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孱顏和風弄袖香霧縈鬢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燕相將歸去淡涓娟玉宇清閑何人無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

上庠錄云世稱太學聚天下士既知道理又無持祿固寵之累故其品藻人物皆合公議于是以太學爲

無官御史臺。神宗謂舒亶曰：頗聞太學生好雌黃人物，雖執政官亦畏其口，何也？然則無官御史臺之號，恐自此始。

東臯雜錄云：蔡忠懷秉政日，吳處厚數千以差遣，得知漢陽，不如意，忠懷俄出守安陸，賦詩十絕，處厚乃箋注，文致其怨望，疏于朝，宣宗大怒，遂竄新州，處厚改知衛州，素餌硫黃，至是疽發于腦，自嚼其舌斷而死。茗溪漁隱曰：余于叢話前集已載，持正因吳處厚箋注其詩而得罪，今錄此事以附益之。姑爲小人之戒也。

四六談塵云：四六全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句，司馬文正有金桴，王岐公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李衛公作文箴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嘗見，而光景嘗新；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乃出於李黃門邦直。

東臯雜錄云：熙寧中，章子厚奉詔城沅州，時陶弼知辰州，贈詩云：善戰無如新息侯，漢兵纔渡綠蘿州，愛君挽我陶溪粟，直到牂牁水口頭。詩刻今在沅州。洪江寨寨正與牂牁水相直。

復齋漫錄云：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間，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酒澤，其味甜香，上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子方率僚屬就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相叫，呼曰：此山上亦多甘露，何獨徐家地分乎？羣童各持松葉吮弄甚多，時有野叟賣藥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物爲甘露，露自天降而徧於數畝，畝間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按之，有

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湧併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稿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元祐丙子，渾城西天慶觀松一株，有甘露。郡人皆以爲祥，及聞此野夫之說，有詣天慶觀觀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松，果已先枯矣。

上庠錄云：熙寧間有福州洪浩居太學，累年。其父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應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詠式微。浩得詩感泣，於是揖諸生遂歸，聞而歸者十五六焉。逮紹聖間，始著歸省之令，然猶九年爲限。崇寧二年，推行三舍，有司以學法進呈。徽宗曰：興學校以厚人倫，申孝弟而學生有祖父母、父母，不歸省侍，立法有九年之久，考之人情頗爲未安，因改爲三年之限。茗溪漁隱曰：雲齋廣錄亦載前詩，以洪浩爲餘杭人。復齋漫錄云：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咏，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訥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圖之，強名佳客，以瑞爲睡焉。其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古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柯半夢人。茗溪漁隱曰：余觀元祐羣公集，並無詠瑞香花詩。惟東坡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肯香不自知，淺色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蒼蘊林。結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又有西江月詞三首，其一云：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其一云：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春雲入夢。東坡詞意亦與張祠部詩意相類，但能含蓄之耳。

茗溪漁隱曰。陳子高九日瑞香盛開。有詩云。宜和殿裏春風早。紅錦薰籠二月時。流落人間真善事。九秋霜露卻相宜。俚俗因此詩。遂號瑞香爲錦薰籠。余嘗嫌其名不雅。未能易之也。兼此詩亦淺近。子高別有古詩一篇。意含諷刺。語加微婉。得騷人之體格。其詩云。佳人在空谷。雙星思銀河。契闊不有命。盛時豈蹉跎。娟娟匡廬秀。如此粲者何。香蜜綴紅糝。寶薰罩宮羅。幽窗下團欒。微風自婆娑。寂寥千年初。戢戢蓬艾多。何階託方便。百金聘猶難。赤欄青蔑舫。丁寧護根窠。泥沙亦天幸。扳聯入宣和。誰令蘭蕙徒。憔悴守岩阿。許彥周詩話云。陳克子高作贈別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離觴偏觸病心情。雖韓偓溫庭筠未嘗措意至此。

茗溪漁隱曰。木樨閩中最多。路傍往往有參天合抱者。土人以其多而不貴之。漕字門前兩徑。自有一二百株。至秋花盛開。籃輿行清香中。殊可愛也。古人賦詠。惟東坡倅錢塘。八月十七日天竺送桂花分贈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藥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鷺峰子落驚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戒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顧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陳去非有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禪。万俟雅言有詞云。芳菲葉底。誰會秋江意。深綠護輕黃。怕青女霜侵憔悴。開分早晚。都占九秋天。花四出。香七里。獨步珠宮裏。佳名岩桂。卻是因遺子。不自月中來。又那得蕭蕭風味。霓裳舊曲。休問廣寒人。飛太白。酬仙藥。香外無香比。文昌雜錄云。京師貴家多以醖醑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榎楂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

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蓋未知也。

文昌雜錄云。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上庠錄云。貢士舉院。其地本廣勇故營也。有文官花一株。花初開白。次綠。次緋。次紫。故名文官花。花枯經年。及更爲舉院。花再生。今欄檻當庭。尤爲茂盛。

文昌雜錄云。兵部杜員外言。今關中有白蕤。械樸也。芄芄叢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烟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烟直上如線。高五七丈不絕。詩所謂薪之樛之物。雖微。可以升燎於上帝。亦蘋蘩蕝藻之類邪。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六

本朝雜紀下

呂氏童蒙訓曰。徐仲車山陽人。小許榜登科。初從安定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仲車一日因具公裳見貴官。因思曰。見貴官尙具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壽昌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因是不知所在。壽昌既長。求之不得。乃棄官尋之。刺血書懺。以散與人。至是得之於同州。迎以歸。錢子飛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故召之。王介甫方以李定爲至孝。故送壽昌赴審官。而壽昌以同母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通判。茗溪漁隱曰。東坡云。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着綵服。兒啼卻得償當年。烹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謁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善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穎谷封人羞自薦。日錄又云。淮南轉運司體量李定。嘉祐八年四月母亡。不曾丁憂。介甫以李定爲至孝。何其蔽邪。

復齋漫錄云。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愴然有感。其言語聲息。未嘗不

在蜀也。與尙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閩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三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皆賦詩以記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尙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甫詩略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四六談塵云。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以便于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尙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于王咸平翰苑之作。人多倣之。兼四六之義。在于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惟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于史傳。余修唐書。未嘗以唐人一詔一令載者。惟捨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也。

呂氏童蒙訓云。退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簽判瀛州。其弟大壯。尤特立不羣。會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卽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龍。近時貴人如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及也。

東臯雜錄云。青社表海亭。取太公表東海之義。元祐初。曾子宣爲守。鼎新之。賦詩云。表海風流舊所聞。青冥飛觀一番新。山河十二名空在。簪履三千迹已陳。極目烟嵐九霄近。滿川樓閣萬家春。由來興廢南柯夢。且喜登臨屬後人。

文昌襍錄云。工部王侍郎云。昨謫守單州。後園有宓子賤琴臺。爲一郡之勝。獨此可以銷憂。且有詩云。琴聲久逐秋雲去。臺勢空隨古堞高。旣召還。見于垂拱殿。與呂資政同班殿廡。因話琴臺。後數日。呂遂知單州。甚可異也。

許彥周詩話云。蘇太監作文饒。放作鴻溝詩云。置俎均牢歲。峨冠信沐猴。方矜几上肉。已墮幄中籌。海嶽歸三尺。衣冠闕一丘。路人猶指似。山下是鴻溝。

四六談塵云。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云蜀道之難。辛炳爲中司。遽作彈文曰。川猶未失也。綦自辨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贈熊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在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橐事。見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邪。

東臯雜錄云。李誠之才致高妙。守邊有威信。熙寧初。荆公用事。議論不合。退居汶上。題詩云。燕子知時節。還尋舊宇歸。新人方按曲。不許傍簾飛。嘗作昭陵挽詞云。堯民喪考無生意。杞國憂天有壞時。聞道宗祧歸聖嗣。一時收淚賀重熙。其他佳句甚多。

東坡云。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入梅山溪洞中。說降其首領。見洞主蘇母家。有神畫。被服如士。

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知桂州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扣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桂府。爾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

許彥周詩話云：晁無咎在崇寧間。次李誠之長短句韻。以弔誠之曰：射虎山邊尋舊迹。騎鯨海上追前約。便與江湖永相忘。還堪樂不獨用事的確。其措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離騷。故特錄之。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剝玉嶙峋。高脚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概。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換。擺掉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親。王荆公爲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爲知己。

茗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乘少豪逸。熙寧初遊京師。久不得調。嘗作書曰：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何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曰：此亦非碌碌者。卽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爲憲江東。巡歷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卽召與語。嘉歎之久。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而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

許彥周詩話云：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于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贊人略緣賓也。

復齋漫錄云：王綵輔道觀文韶子也。徽宗朝。妄奏天神降于家。卒以此受禍。人以其父熙河妄殺之報耳。

嘗爲漁家傲詞云。日月無根大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遠。路傍幾個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

詩說雋永云。孫伯野宣和間。爲中書舍人。論麗人入貢。所過騷動。貶散官。居于蘄州。許崧老時爲給事中。乃封駁曰。孫傳山東野人。乞從末減。楊時可時爲省郎。以詩送孫曰。清議豈徒光四戶。直聲應已到三韓。黃門有手能批敕。太學無人爲舉幡。四六談塵云。孫伯野論麗人搔擾。中批云。至乃用蘇軾語。全無顧忌。孫表云。不知言語之合前人。但見裔夷之負中國。

茗溪漁隱曰。宣政間。京師置四輔郡。拱州東輔也。先君時爲宗學官。從凡孝著遊學拱輔。因有書來。先君寄之以詩曰。東輔書初至。西宮夜正寒。感時嗟阻闕。喜汝報平安。學穉知兼力。辭淳發巨瀾。三冬文史足。軒翥未應難。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閑來往。時送江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茶蘼詩云。晚風亦目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吳取此耳。

茗溪漁隱曰。胡宿詩。風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張先詞。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二人詩詞頗相類。

三山老人語錄云。孫元中故事云。好事多載酒。殺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復齋漫錄云。翟嗣宗尉臨淮。頗爲監司所窘。遂於臨淮館驛題蜘蛛詩。其序云。偶見蜘蛛。因成四韻。織絲來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網紀亦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外飛蛾亦懼他。莫學螳螂捕蟬勇。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時爲發運。過而見之。召而誚責。且戒以無爲浮薄。因薦

之于朝云。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紀徐師川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遠臨天北極。紫宸住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央。一聯也。

詩說雋永云。徐師川贈鄭公實謚詩云。平生不喜劉蕢策。色色人中自有人。又云。字得蘇黃妙。文薰班馬香。鄭有詩集。其間與張嘉父唱酬頗多。茗溪漁隱曰。師川因鄭謚而進。致身樞府。東湖集中。與鄭唱酬亦多。如誰家竹可款。何處酒難忘。皆一時唱酬之詩也。贈張仲宗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題于生畫云。故山黃葉下。夢境白鷗前。此集中好句也。

詩說雋永云。丁未之春。汴清淮濁。錢遜叔登淮山樓詩云。華戎變氣俗。淮汴倒清渾。徐師川詩云。淮流漲後濁。汴水淺來清。

呂氏童蒙訓云。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稱僻。賦似相如止類俳。唯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橫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復齋漫錄云。吳丞相敏十歲時。遊山寺賦詩云。古木霜根重。殘僧雪頂深。棟梁元剝落。香火半消沉。在真州時。贈吳正仲詩。先生古人風。文字祖西漢。不令萬錢食。亦合五花判。

四六談塵云。汪退傳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相作答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之詞也。陸逸中德先宣和間。再爲中執法。嘗彈蔡條。范丞相建炎間。答其啓云。久居言路。評彈多權貴之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陸曾謂其不純正。舒起

居清國之詞也。師友談記云：友人董耘饋長沙貓笋，薦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爲賦，因筓寓意，且以爲贈爾。其詩曰：穿雲斲石遠林空，來涉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籜翻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薦卽和之，亦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藏泥滓氣凌空，薦俎寧知肉味重。未許韋編充簡冊，也勝絲縷誑蛟龍。短萌任逐霜刀重，美榦須煩雪壤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惟常奉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山春筓斲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羹不愧尊千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薄祿奉親甘旨少，滿苞時賴故人供。茗溪漁隱曰：李方叔稱范淳父爲太史公，以其爲國史修撰故也。

茗溪漁隱曰：詩選云：朱喬年絕句：春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斲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蓋前人有詠筓詩云：急忙且喫莫踟躕，一夜南風變成竹。喬年點化乃爾精巧，余觀魯直已先有此句。從斌老乞苦筓云：煩君更致蒼玉來，明日風雨皆成竹。前詩並蹈襲魯直也。

詩說雋永云：晁冲之叔用樂府最知名。詩少見於世，政和末先公爲御史，朱深明爲郎官，其謝先公寄茶兼簡深明詩曰：諫議茶猶寄，郎官迹已疎。斜封三道印，不奉一行書。會遠長安去，終臨顧渚居。大江清見底，爲問渴如何。

詩說雋永云：蔡攸入燕，其父魯公寄詩云：百年盟誓宜深慮，六月王師盍少休。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茗溪漁隱曰：蔡京知伐燕之役爲不可，胡不以告于上，但形于詩句，以沽名，其不忠之甚歟。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喜周邦彥祝壽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爲

此乃模寫東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是也。

四六談塵云。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處文縝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卻行。陋未央之過禮。執轡前引。笑靈武之曲恭。康執權平仲在揚州。草宗開封制云。想望夷門。未泯葱蔥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

茗溪漁隱曰。閩中近時刊行詩話總龜。卽舒城阮閱所編詩總也。余家有此集。今總龜不載此序。故錄于此云。余平昔與士大夫遊。聞古今詩句。膾炙人口。多未見全本。及誰氏所作也。宣和癸卯春。來官郴江。因取所藏諸家小史別傳雜記野錄讀之。遂盡見前所未見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餘事。共二千四百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其播揚人之隱慝。暴白事之曖昧。猥陋太甚。雌黃無實者。皆略而不取。至其本惟一詩。而記所取之意不同。如栗爆燒毼破。貓跳觸鼎翻。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載所作之人。或異如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斜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如此之類。皆兩存之。若愛其造語之工。而舉一聯。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不知其全篇。亦有喜其用字之當。而論一字。如惠和官尙小。師達祿須千。不知其所引自誤。如此之類。咸辨證之。然皆前後名公鉅儒。逸人達士。傳諸搢紳間。而著以爲書。不可得而增損也。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倦游歸田。幅巾短褐。松窗竹几。時卷舒之。以銷閑日。不願行干時也。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宣和五年十一月朔。舒城阮閱序。

茗溪漁隱曰。王周士和人詩云。人情千里白頭浪。世事幾番黃葉風。宋大觀題嚴子陵祠堂云。英姿凜凜

如高捧金徒箭。聲似連鑿玉殿籤。皆善造語。亦可喜也。

了齋集云。余讀左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還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玩味也。老于世途。幻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

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賊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復齋漫錄云。東魯孔傳。字聖傳。先聖之裔。而中丞道輔之孫也。爲人博學多聞。取唐以來至于吾宋。詩頌銘贊。奇編奧錄。窮力討論。纖芥不遺。撮其樞要。區分彙聚。有益于世者。續唐白居易六帖。謂之六帖新書。韓子蒼爲篇引。以爲孔侯之書。如富家之儲材。棟榱枅栱。雲委山積。匠者得之。應手不窮。其用豈小。至貪多務得。晦而不出。幸人之不知。以成己之名者。此侯之所恥也。茗溪漁隱曰。六帖新書。出于東魯兵火之餘。南北隔絕。其本不傳於江左。使學者弗獲增益。聞見惜哉。近時有細素雜記。學林新編。藝苑雌黃。此三書皆相類。辨正古今訛舛。校定史傳得失。誠有補於學者。吾于叢話固嘗采摭云。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章郇公得象爲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爲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教百兩。章初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兩。亦無吝色。丁由是佳。其有度量。援引以至清顯。楊亦嘗稱郇公。他日必爲公台。厚遇之。

茗溪漁隱曰。三朝正史云。楊億祖文逸。爲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未幾億生。有紫毛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本朝名臣傳云。母章氏。始生億。夢羽衣人。自稱武夷君。託化。既誕。則一鶴雛。

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我聞閭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至江濱。開視。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蠶尺餘。既月乃落。二書所紀不同。予謂名臣傳。其言怪誕良甚。當以正史爲是也。

東臯雜錄云。時邦美陽武人。父爲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年六十四。婦方四十餘。未生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攜行至蜀。求一妾歸。冀得子。爲身後計。父至成都。輸納畢。訪牙僧。見一女甚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布總髮。怪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爲雅州掾。官卒扶護至此。不能歸。嚮妾欲辦裝耳。父惻然。攜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爲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上。僦居菴。殯畢。方辭歸。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實告。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衲襖。與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邦美生。後堂犬亦生九子。故小字十狗。後登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尙書。

四六談塵云。靖康間。京兆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投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也。翟公巽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越人坐視秦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李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表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席大光罷參政爲潭帥。謝表云。暴揚之惡。初過于共兜。播告之詞。忽同於方召。

詩選云。蘇庠養直嘗盛夏追涼。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特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答曰。羅浮黃直人。以公不好世人之所好。烝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盒藥。黃色。而膏融。養直遲疑。問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烝煉成。疑卽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去。餓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蜜雪。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

道人之言。亟取丹視之。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卽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復生。髮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已逝矣。茗溪漁隱曰。洪慶善與養直皆丹陽人。予以問慶善。慶善云。初無此事。乃曾端伯得之。傳聞之誤耳。余于後湖集序嘗言之云。不待訪丹砂于岫嶼。依羽人于丹丘。而羅浮之客。九轉之丹至矣。僕馳書問之。且丐錄近詩。居士答言。頃得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哦詩結字。無復餘習矣。養直後以壽終。亦無他異。端伯之言不可信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劉貢父言。李宥知江寧府。遭火疑軍士爲變。不救。遂燔市里寺觀。府庫皆盡。宥令幕職方龜年作表。奏內曰。不意禍起蕭牆。覺生回祿。時新有衛士之變。朝廷惡其言。由是州官得罪皆重。以宥年老直除分司。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漫記之。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不降出。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于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于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遊。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陳輔題湖陰先生壁詩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此戲君爲尋常百姓耳。然余觀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蒂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粧並倚欄。

若以荆公之言。則直方未免爲山谷所戲。正苦不自覺耳。

詩說雋永云。石藏用。劉寅俱擅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用山藥。京師爲之語曰。藏用篋中三斛火。劉寅匣內一壺水。龍川略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驥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驥過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驥旣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罕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藏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尙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欲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臟。輸瀉而出。故號此腑爲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予爲述驥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飢。羣凶相讎。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今人之謬矣。

上庠錄云。元祐間。馬涓張庭堅等四人。擅名太學。時號四俊。劉燾。湖州人。年少亦自負。初補太學生。聞而慕之。以刺謁曰。不識可當一俊否。涓等哂之。燾復曰。何得是名。涓等設詭計以困之。曰。每試當預約一字。限於程試中用之。善者乃預。旣而私試之。燾請字。涓曰。第一句用將字。其時策問神宗實錄。燾對曰。秉史

筆者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而況其它乎。後果爲第一。聞者服之。因曰。燾曰。挨屍俊。

復齋漫錄云。劉翰始爲尉於洪之豐城。性不飲酒。飲則面色爲之烘然。時郡推官公檄抵邑。能飲啖。與公同會。以諺語戲公曰。小器易盈。眞縣尉。答曰。窮坑難滿。是推官。

詩說雋永云。李伯紀爲行營使。時王仲時。張仲宗俱爲屬。王頎長。張短小。白事相隨。一館職同在幕下。戲云。啓行營。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

東臯雜錄云。葉祖義少游太學。有俊聲。滑稽無窮。嘗戲作詩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

上庠錄云。收和丙申殿試。何奩爲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丰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眞何郎。榜眼眞潘郎。第三人眞郭郎也。

文昌雜錄云。昔見故老言。有一朝士好爲諧謔。嘗云。近求得一對的。似有理。曰。躁因修賀刺。怒爲答空書。聞者無不大噱。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七

大梅

傳燈錄云師住天台山梅子貞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師出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尤不顧野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茗溪漁隱曰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寺門岑寂知何許想對千岩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來用前事也

天衣

僧寶傳云懷東游至翠峯翠峯衆盛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拈唱之語曰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情顯激賞久之

端師子

僧寶傳云端師子始見弄獅子者發叨心要則以彩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爲號秦少游聞其道高請

升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必得錢五百。乃開帙。日誦數句。卽持錢地坐。去其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堪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趨之而去。章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敘其事曰。推倒回頭。趨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擲楡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襍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山谷云。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莎衣未必貴。不肯換金章。汀草畔。浦花傍。靜鳴根。自來往。好箇漁父家風。一片瀟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岑寂。其語不能如是。苕溪漁隱曰。傳燈錄云。元沙福州閩縣人。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船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秀老用其事也。

參寥

復齋漫錄云。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涓涓波浪中。子瞻送蜀僧詩。當時半破峨帽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

復齋漫錄云。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答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之意。

苕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余細細味之句格固佳但不類淵明語豈得謂之逼真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此方是逼真處惠洪不善評詩其言豈足憑哉

洪覺範

苕溪漁隱曰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于作贊又襍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乎其詩有云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卻立數諸峰崇公事跡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踪又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床折我比三門似冷灰盡日長廊卷風葉又爲奇語云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迹但其才性嶷爽見于言語文字間若于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

冷齋夜話云予留南昌久而忘歸獨行無侶意緒蕭然偶登秋屏閣望西山于是浩然有歸志作長短句寄意其詞曰城裏久偷閑塵浣雲衫此身已是再眠蠶隔岸有山歸去好萬壑千岩霜曉更凭欄滅盡晴嵐微雲生處是茅菴試問此生誰作伴爛勒同龕

復齋漫錄云臨川距城南一里有觀曰魏壇蓋魏夫人經遊之地具諸顏魯公之碑以故諸女真嗣緒不絕然而守戒者鮮矣陳虛中崇寧間守臨川爲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踪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洪覺範嘗作長短句贈一女真云十指嫩抽春筍纖纖玉軟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晚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閒愁試撚花枝頻嗅

許彥周詩話云。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基响。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清順

復齋漫錄云。冷齋夜話記西湖僧清順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予見子蒼言。後四句不同。云。困卽蟠石眠。莫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後兩句雖不同。無害。第落葉不知數一句。不可。蓋初夏間。未應落葉之多耳。菴溪漁隱曰。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惠詮詩。東坡嘗和之。云。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皆是也。子蒼之言。復齋之記。皆誤也。

緇黃雜記

復齋漫錄云。前輩好稱僧悟清詩。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沒浪痕圓之句。出于此。塵史云。劉氏傳記載煬帝旣誅薛道衡。乃云。尙能道空梁落燕泥否。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楊公談苑載僧希晝北宮書亭云。花露蝕虫穴。梁塵墮燕泥。予以爲鍊句雖工。而致思不逮于薛矣。

復齋漫錄云。元豐末。張詵樞言龍圖之守杭也。一日宴客湖上。劉涇巨濟僧仲殊在焉。樞言命卽席賦詩。

曲巨濟先唱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練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遽云。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樞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賦。仲殊卽作前章云。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樽。卻占東君一半春。巨濟不復繼也。後陳襲善云。我爲續之曰。尊前眼底南國風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

古今詞話云。東坡守錢塘。劉巨濟赴處州。道過錢塘。東坡留飲于中和堂。僧仲殊與焉。時堂之屏有西湖圖。東坡遽索牋管作減字木蘭花曰。憑誰妙筆橫掃素練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以後疊屬巨濟辭。遂再三遂以屬仲殊。繼曰。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東坡大稱賞之。苕溪漁隱曰。此詞首句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練三百尺。則是初無此西湖圖。姑言之耳。詞話乃云中和堂屏有西湖圖。可見其附會爲說全與詞意不合。以此驗之。其以爲東坡作亦必妄言。當以復齋爲正也。許彥周詩話云。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相看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之所能彷彿也。

詩說雋永云。泉州僧慶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來瘦似松。真方外語也。

苕溪漁隱曰。予嘗愛政黃牛山中偈云。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長來此。造語平易。不加雕斲。而清勝之景。閑適之意。宛然在吾目中矣。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取瘦權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宋之間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

權意取此。沈約登元鶴樓詩亦云。雲來片嶺黑。日下半溪陰。茗溪漁隱曰。癩可東溪集有詩云。偃步入蘿徑。綿延趣最深。僧居不知處。彷彿清磬音。石梁邀屢度。始見青松林。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淒風薄喬木。萬竅作龍吟。摩挲綠苔石。書此慰幽尋。復齋以爲瘦權詩誤矣。

茗溪漁隱曰。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癩可東溪集亦有霜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卽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謂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同之。不知竟誰作邪。四絕中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高鬢。清風明月元無主。乞我烟蘿茅數間。殊清馭可愛。

筆談云。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座。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卽詣之。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尹笑曰。何希文惟以生人見待。殊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仍問其後事。師魯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尙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于胸中歟。

茗溪漁隱曰。余讀劉興朝悟道發真集。其言曰。余少治儒術。長登仕版。蓋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東

林長老總公與之語七日始生信焉。卽取其書讀之三年。蓋恨其信之之晚也。然循其理而體會。則似悟還迷。依其法而行持。則整靜還擾。旣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妙心。密相付囑。而達摩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可以見性而了心。其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取證道歌讀之。句句盡是吾之心地。讀至六偈曰。世間多少英雄漢。終日迷頭沒人喚。可憐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燦爛。過今晡又來旦。不覺年華暗中換。急擡頭高着眼。徑寸不在蚌中產。靈利男兒薦得時。好笑教渠腸欲斷。又有詩云。古今堂堂此事同。歸因處處獲圓通。片心豁去滄溟窄。雙眼開來宇宙空。出海銀蟾光動地。離弦金鏃疾追風。須知佛祖埋藏後。坐斷千崖是此翁。

蘇子由云。聰禪師。昔以講誦爲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南岳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爲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爲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將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旣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礙也。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吞一世界。吞一剃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眞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衆說此事。聰作禮涕泣而罷。聰往高安聖壽禪院。余嘗從之問道。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吾今亦無以告子。余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爲頌曰。道不可告。告卽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嚴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師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剃刀。髮落如花。游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數如恆河沙。茗溪漁隱曰。禪門須是悟入。方爲究竟。倘不爾。亦安能七縱八橫。去處自在也哉。余觀劉興朝見惠林冲老。冲爲焚香設誓。

曰。我法中自有悟門。若也以無爲有。卽是誑汝。吾當永墮無間地獄。吾將此身。設大誓願。願汝此去。堅信不退。他日有見。方表斯言。又龍門言。有李提刑者。將傳燈錄白先師云。某素留心此道。每看此錄。多有不處。望一一開示。先師云。此事不如是理會。須有省悟始得。若有省悟。無有不會者。自不消問人。若無省悟。祇那會處亦未是。在二大士之言。真得其要矣。

苕溪漁隱曰。陳體常答黃冕仲二書。敘學佛之旨。深切著明。余嘗三復其言。歎其有理。恨未能盡行也。體常又有頌六首。今錄二首。其一云。密坐研窮省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無祖佛能超越。豈有冤親更順違。歷歷孤明尤認影。巍巍獨步尙披衣。翻嗟會得照靈者。也道尋師得旨歸。其二云。個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到者稀。卽見卽聞還錯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青水綠明元旨。鶴唳猿啼顯妙機。有意覓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北歸。過南昌。言鄒志完在韶州。極精進。閉門誦華嚴經。舍利生袖間。此真入信。他日誦華嚴經於觀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如世所畫寶陀岩竹。今猶無恙。韶人肩鑱之。以爲過客游觀。北還至永州澹山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言。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祐獨坐有句云。凝神入茫茫。萬象成虛空。子愛二子吐辭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資己用。苕溪漁隱曰。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

上乘同佛知見豈能作此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西來誌公已明此理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誌公沒于天監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八年至金陵由此之魏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往往忽此頌而弗觀蓋貴耳而賤目耳予嘗手書此頌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愛其最後一首云雞鳴丑一顆明珠圓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以至三祖信心銘永嘉證道歌皆禪學之髓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

東臯雜錄云漣水天長寺婁道者塔靈爽甚著行狀云觀音化身也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皆嘗召至京師欲留之不可曰臣與漣水人有宿緣不歸淮水必爲暴漣人魚矣許之皆賜御筆至今匣藏寺中真宗召入禁中時欲立意獻未決命嬪御出見師閱之凡二百許人皆無語至章獻挽之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與陛下主家計真宗奇之意遂定及章獻垂簾又召至錫賚不貲復歸有新知軍入境雅不喜師遂告其徒緣盡當滅知軍疑其詐死命焚之凡三日衣械不動其徒禱曰師不違衆願不若應火化忽雷雨驟作水滿庭薪火皆滅口中出白烟自焚立盡而目睛舌根不壞舍利無數邦人葬其骨淮岸目睛舌根舍利藏塔下至今淮水漲溢至塔卽止後賜塔額許歲度兩僧

僧寶傳云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儲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議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典宿衛尹京邑以繫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卻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

上笑曰。朕請而來耳。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侵尋暮晚。嗣息無有。期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

東臯雜錄云。裴休與黃蘗爲忘年友。一日同行宛水上。見有駕柴車過隄下。泥深牛憊。鞭之不已。休方止其鞭者。蘗遽曰。不可。不重打兩脚時。勸不得。四脚時不肯行。也好打。

三山老人語錄云。明州妙音僧法淵。爲人佯狂。日飲酒市肆。歌笑自如。丐錢于人。得一錢。卽欣然以爲足。得之多。復與道路廢疾窮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于術數。故號淵三命。發言無常。及問之。掉頭不顧。惟云去去。有喪之家。必往哭之。葬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其意。人以爲狂。又號曰顛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堂僧倨然出問話。人莫不竊笑。大覺問顛僧。是顛了僧。僧了顛。答云。大覺是大了。覺覺了。大覺嘿然。衆皆驚駭。一日忽于市相別。攜酒一壺。至郡守宅前。據地而飲。觀者千餘人。酒盡。懷中出頌一首。欲化去。衆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此。遂歸妙音。趺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欲問臨行。爐中大雪。真相至今存焉。

東臯雜錄云。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之游。東坡嘗過之。戲書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未云。鴻舉下語。賈答曰。老道士這裡沒許多般數。張天覺跋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覓話。誰知措大參禪。

東臯雜錄云。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筵設葷酒。自如命。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古人。

葫蘆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四六談塵云。政和間。以僧爲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霜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爲陳迹。又一長老乞入道表云。一入蠻夷之風教。遂亡父母之髮膚。幾同去國之人。忽見指天之斗。倘得回心而嚮道。便當合掌以擎拳。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八

回仙

回仙自作傳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游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聚會之時。嘗游兩浙京汴。譙郡嘗着白襪衫。角帶。左眼下有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爲人若反是。雖攜手接武。終不成道。

茗溪漁隱曰。回仙有沁園春一闋。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吾故表而顯之。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合。進火功夫。猶鬪危。曲江上看月華。瑩靜。有個烏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元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陸元光回仙錄云。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于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氣骨秀偉。趫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

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回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尊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卽舉杯浮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碁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了無醉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尙多。侍人秉扇驅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噴之。插于遠壁。須叟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洒然。東老欲有所叩。先托以求驅蚊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何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往。則神生于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人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致謹。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頷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已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畫字題于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題贈東老詩。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老微恙。乃屬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嘗謂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予意明年。今乃

龍川雜誌云。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邪。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托尸解而去。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則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繫絮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子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爲黃金者。又有服玉屑。死于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年。館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子謂公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功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子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公笑曰。我姑俟之。

龍川略志云。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疋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爲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而平生溺于黃白。嘗于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

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且勿輕以授人。如陳卿謹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輒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內煨之。鎔卽傾出。金砂俱不耗。且其色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謹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贓收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時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旣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歿。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年。余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介祕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聰禪師善。密爲聰言。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寺僧所傳者。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苕溪漁隱曰。洞微志載葉生者。與前事相類。亦以得乾銀術妄費而受禍。故回仙謂沈東老云。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蓋嘉之也。此真可爲貪者之戒。

苕溪漁隱曰。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詞。自國初時卽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罄。人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云。耆卿作傾杯秋景一闕。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說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怪誕。無可考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復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旣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

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若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梁猶未熟。夢驚殘。尙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呂翁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既可笑。亦可歎也。

神仙雜記

許彥周詩話云。唐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羅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蓋指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道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道人指清遠。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邪鬼邪。則不必問。然僕獨愛其詩中數句云。吟晚川之陰。步上仙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翁欲歸。青松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

高道傳云。唐未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游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之。通道士日貨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秋一詞。其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衰落。然人未之曉。但呼爲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尙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戶窺之。見燈燭綵繡。筵具器皿。羅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應侍。時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款其戶曰。光庭識量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爲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門下。冀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奉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設。致於前。撲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許。又置冠中。乃啓戶。光庭欣然而入。但空室而已。

山谷云。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於方外。發迹游名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爲國師三十年。楊氏未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惟衣履存焉。順德七年。楊溥贈問政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爲新安太守。乃于郡之東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爲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于此。苕溪漁隱曰。問政山。去新安郡城十許里。岩谷幽邃。今有琳宇在焉。國初黃台留題詩云。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吞舟罷。椀浸星宮咒水閑。草暗碧壇思句曲。松昏紫氣度函關。龜成錢甲毛猶綠。鶴化鷺翎頂更丹。阮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寄書還。筇枝健拄菖蒲節。笏幘高簪玳瑁斑。新隱漸聞侵月窟。舊隣猶說枕沙灣。黃精苗倒眠青鹿。紅杏枝低掛白鷗。海上使頻青鳥點。篋中藏久白驢頭。手疎俗禮慵非傲。肘後靈方祕不慳。寶籙匣垂金縷帶。絳囊條鑲玉連環。常尋吳穴通三楚。擬過流沙化百蠻。容易煮銀供客用。辛勤栽果與猿攀。靜張棋局鋪還打。默考仙經補又刪。床並葛鞋寒兔伏。窗橫檉几老龍跽。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聽琴夜撼櫬。花氣薰心香馥馥。澗聲聆耳響潺潺。高墳自掩浮生骨。短晷難凋不死顏。蚤晚重建蕭塢客。願隨芝蓋出塵寰。余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考之。詩中所用事。多出師道本傳。

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邃。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見師道持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眼。

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雁橋下。趺坐而逝。焚之。城中人見烟焰上。渺渺焉。有一陳道士也。復齋漫錄云。李定記宣和中。太學士人飲于任氏酒肆。忽有一婦人。粧飾甚古。衣亦穿弊。飢膚雪色。而無左臂。右手執拍板。乃鐵爲之。唱詞曰。闌干曲。紅鸞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恨蹙山青。諸公怪其辭異。卽問之曰。此何辭也。答曰。此上清蔡真人法駕道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亂。左手爲賊所斷。今游人間。見諸公飲酒。求一杯之適耳。遂與一杯。飲畢而去。諸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苕溪漁隱曰。夷堅志所記。與此小異。此仍少詞一半。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周貫自言膠東人。常稱木雁子。善屬文。游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衲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墮。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色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棲止。張生爲具酒食。而宿。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唯貫所臥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果卿。往按之。貫身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于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周翁凌晨見過。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臥不離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觀之。純臣稱其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紀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衫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記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記之。互有不同。復齋漫錄云。熙寧中。王迪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自照。乃自星冠羽帔。縹緲見鏡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誤念墮此。勉自修行。勿淪苦海。旣去。迪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棄官。

與妻隱去。郡寮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拔。可以記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去青衫。從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躬烹玉兔山前藥。花看金鰲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藍田夫婦總登真。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文昌雜錄云。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偃。不能仰視。因藥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丐一二百爲酒貲。書生曰。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釀。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背偃。書生曰。不幸遇此疾。無如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向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甚。不可勝展。轉于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快。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蓋常有神仙之遇焉。

復齋漫錄云。高尚處士劉臯。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作此言也。

鬼詩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徐通判李綯。有子年十七八。不善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聞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示是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璣。明皇愛之。每隨游幸。璣常戴研縞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落。墮上大笑。此事與前極相類。見聞錄云。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號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

出廚間與羣婢爲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久。亦不以爲怪。公呼問之。卽下階拜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爲禍。公亦置而不問。嘗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奸羣婢戲之。自云非久當產。遂月餘不見。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園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藁。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蓋可信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余讀張君房脞說。進士謝朏寓居寶應。曉至縣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某楚小波也。可見訪舟中。懷中出詩二首。其一云。畫橋直下是蘭舟。搶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無處用。蚤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苦更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到方知氣味長。前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七字。更有二首爲異。至謂寶應亦同。君房著脞說在真廟時。不應東坡少游忘之也。

復齋漫錄云。魯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淚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剽東坡樂章。秋雨晴時淚不晴之語。茗溪漁隱曰。雲齋廣錄載司馬樞官于錢塘。夢蘇小小歌蝶戀花詞一闕。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記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黃昏幾度瀟瀟雨。蟬鬢犀梳雲半吐。檀板新聲。唱徹黃金樓。酒醒夢回無覓處。淒涼明月生秋浦。

藝苑雌黃云。談苑載金陵之陷。有盧絳者。收散卒。由宣歙長驅入福建。以圖興復。李氏至歙州。州將龔儀先已降王師。閉門不給薪水。絳擊破殺儀。將至建州。敗于松溪。麾下散亡。朝廷以節鎮招之。遂自歸。時儀兒子穎。上言求復季父之仇。召穎與絳。面質曲直。穎舉手版擊絳。遂按誅絳。初絳舉事。夢一白衣婦入酌酒勸之。歌菩薩蠻詞以送之。歌畢。謂絳曰。他日當相見。峒子陂。絳私記之。及是伏法于京之西。峒子陂之地。南唐近事。及本事曲所載皆同。惟江南摭錄獨異。謂白衣婦人爲玉真姓耿氏。以峒子陂爲孟家陂。無菩薩蠻詞。而有詩一首云。清風良月夜深時。箕帚盧郎尙恨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茗溪漁隱曰。余觀南唐書云。盧絳少病痞。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卮酒。其詞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雀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畢。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卽愈。詰朝求蔗食之。果瘥。迨數夕。又夢曰。妾乃玉真也。他日相見于峒子陂。絳仕江南後。歸朝會龔穎。上言求復季父之仇。乃命誅絳。絳臨刑。問其受刑之地。卽峒子陂。有白衣婦人。姿貌宛如所夢。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夫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洞微志所記。亦與此同。南唐書三十卷。馬令所撰。成一代之史。所記必審。當以爲正也。

許彥周詩話云。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旣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率爾請箋。頃刻書滿紙。其警句曰。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喜也。

製小詞一闋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亦可怪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游題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烟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化爲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亦婉約可愛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九

長短句

南唐書云。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沙溪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茵苔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茗溪漁隱曰。元宗卽嗣主李璟。嘗作此二詞。古今詞話。乃以爲後主作。非也。後主名煜。

南唐書云。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闋。其鶴沖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鍾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子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茗溪漁隱曰。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爲大理卿。詞曲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聞之。因案獄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職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于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水。子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辭。有此一句。最警策。其臣卽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悞。惟南唐書與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

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難。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懽笑分首。李後主蓋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

茗溪漁隱曰。舊詞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撲蝴蝶一詞。不知誰作。非惟藻麗可喜。其腔調亦自婉美。詞云。煙條雨葉。綠遍江南岸。思歸倦客。尋芳來較晚。岫邊紅日初斜。陌上飛花正滿。淒涼數聲羌管。怨春短。玉人應。在明月樓中。畫眉懶。蠻牋錦字。多時魚雁斷。恨隨去水。東流事。與行雲共遠。羅衾舊。香猶暖。

茗溪漁隱曰。先君頃嘗丐祠居射邨。作感恩皇恩一詞云。乞得夢中身。歸棲雲水。始覺精神自家底。峭帆輕棹。時與白鷗遊戲。畏途都不管。風波起。光景如梭。人生浮脆。百歲何妨盡沉醉。臥龍多事。漫說三分奇計。算來爭似我。長昏睡。又嘗江行阻風。作漁家傲一詞云。幾日北風江海立。千車萬馬塵聲息。短棹峭寒欺酒力。飛雨息。瓊花細細穿窗隙。我本綠蓑青箬笠。浮家泛宅。煙波逸。渚鷺沙鷗多舊識。行未得。高歌與爾相尋覓。

茗溪漁隱曰。先君嘗云。古詞有絳都春。有鰲山綵構蓬萊島之句。當云綵締。余於前集誤以古詞爲柳詞。今正是之。

藝苑雌黃云。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鬻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嗚呼。小有才而無德。以將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概非羈旅窮愁之詞。

則閨門淫媿之語。若以歐陽永叔、晏叔原、蘇子瞻、黃魯直、張子野、秦少游輩較之，萬萬相遼。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皇祐中，老人星現，永應制撰詞，意望厚，恩無何始用漸字，終篇有太液波翻之語。其間宸游鳳輦何處，與仁廟挽詞關合，遂致忤旨。士大夫惜之。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旨，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拒霜紅淺，竹籬茅舍間，何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仙、夏英公等，應制辭，殆不啻天冠地履也。世傳永嘗作輪臺子，蚤行詞，頗自以爲得意。其後張子野見之，云：「旣言匆匆策馬登途，滿目淡煙衰草，則已辨色矣。」而後又言「楚天關望中未曉何也」，柳何語意顛倒如是。

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慳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

茗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卽公擇、子瞻、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東坡有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素會于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而五人者皆已亡之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茗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鬪光芒。十五年間真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復齋漫錄云：翰林學士聶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問其間賞心樂。」

事就中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迥。玉簪瓊珮。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朱唇緩歌妖靡。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回。嬌鬟低髻。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述宴游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于元伯園池。因念昔游。輒形篇詠。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峰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游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沉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苕溪漁隱曰。冠卿詞有露洗華桐。煙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真語病也。

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涼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苕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注曰。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則兄弟之情。見于句意之間矣。疑是在錢塘作。時子由爲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苕溪漁隱曰。中秋詞自東波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然其後亦豈無佳詞。如晁次膺綠頭鴨一詞。殊清婉。但樽俎間歌喉。以其篇長。憚唱。故湮沒無聞焉。其詞云。晚雲收。淡天一片琉璃。爛銀盤。來從海底。皓色千里澄輝。瑩無塵。素娥澹佇淨。可數丹桂參差。玉露初零。金風未凜。一年無似此佳時。回坐久。疎星時度。

烏鵲正南飛。瑤臺冷。欄干凭暖。欲下遲遲。念佳人音塵隔後。對此應解相思。最關情。漏聲正永。暗斷腸花影潛移。料得來宵清光未減。陰晴天氣。又爭知。共凝戀。如今別後。還是隔年期。人縱健。清樽素月。長願相隨。

茗溪漁隱曰。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無咎作中秋洞仙歌辭。其首云。青煙暮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閑階臥桂影。固已佳矣。其後云。待都將許多明付與金樽。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秋千頃。若此可謂善救首尾者也。至朱希真作中秋念奴嬌。則不知出此。其首云。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照我藤床涼似水。飛入瑤臺銀闕。亦已佳矣。其後云。洗盡凡心。滿身清涼冷浸。蕭蕭髮。明朝塵世。記取休向人說此兩句。全無意味。收拾得不佳。遂并全篇氣索然矣。茗溪漁隱曰。曹元寵本善作詞。特以紅窗迥戲詞盛行于世。遂掩其名。如望月婆羅門詞。亦豈不佳。詞云。漲雲暮捲。漏聲不到小簾櫺。銀河淡掃。澄空皓月當軒高掛。秋入廣寒宮。正金波不動。桂影朦朧。佳人未逢。歎此夕與誰同。望遠傷懷。對景霜滿愁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笛一聲中。凝淚眼。泣盡西風。此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早耳。曾端伯編雅詞。乃以此詞爲楊如晦作。非也。侍兒小名錄云。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往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酒闌歌之。則泣下。後閣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鬢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緋爲送。今相公亦將亡乎。果薨于隨州。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

苕溪漁隱曰：東坡別參寥長短句云：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于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北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這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羊曇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東坡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論，必以爲識矣。然其詞石刻後，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自後復守穎，徙揚，入長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信邪。

苕溪漁隱曰：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難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苕溪漁隱曰：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爲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爲說殊無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歎其句意。

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押。陳無己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那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題崔徽真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無咎亦如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觀諸公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爲任世德所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者。浣溪沙，脚上鞋兒四寸羅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爲賀方回作，以浣溪沙爲涪翁作。晁無咎、鹽角兒，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者，爲晁次膺作。汪彥章點絳脣，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脚斗者，爲蘇叔黨作，皆非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爲家。誰知巴峽路，卻是洛城花。面旋落英飛玉蕊，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邱新洞府，鉛鼎養丹砂。龍邱子卽陳季常也。秦太虛寄之以詩，亦云：侍童雙瓊玉，鬢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樊，幅巾對沉燎。西清詩話云：季常自以爲飽禪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游，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也。

復齋漫錄云：鄒志全徒昭陳，瑩中貶廉，間以長短句相諧樂。有個胡兒模樣別，滿頸領髮髯，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鬚那得長黑黑。逸忘一句簪子鑷來須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瑩中語，謂志全之長髯也。有箇頭陀修苦行，頭上頭髮穆穆，身披一副繫裙衫，緊纏雙脚，苦苦要游南開。

說度牒朝夕到并除領下髭髯鉢中無粥住無菴摩登伽處只恐卻重參此志全語謂瑩中之多慾也廣陵馬推官往來二公間亦嘗以詩詞贈之有才何事老青衫十載低徊北斗南肯伴雪髯千日醉此心真與古人參今見故人今幾年年來風物尙依然遙知閑望登臨處極目江山萬里天志全完語也一樽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濱人生如夢夢裏惺惺何處用蓬到休辭醉後全勝未醉時瑩中語也初自志全元符間貶新州徽宗卽位以爲中書舍人乃未幾謫零陵別駕龍水安置未幾徙昭焉

復齋漫錄云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初褪紅日薄侵羅綺嫩草初抽碧玉簪細柳輕牽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漏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沉孤雁目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古今詞話云東都防河卒于汴河上掘地得石刻有詞一闕不題其目臣僚進上上喜其藻思絢麗欲命其名遂撫詞中四字名曰魚遊春水令教坊倚聲歌之詞凡九十四字而風花鶯燕動植之物曲盡之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情不及之矣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之浙東長短句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纔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用其意以爲詩斷章云明日一盃愁送春後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記歸路茗溪漁隱曰山谷詞云春歸

何處寂寥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王逐客云。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體山谷語也。茗溪漁隱曰。東坡言如夢令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字三十二。曰。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花別時。殘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記。但詞話所記。多是臆說。初無所據。故不可信。當以坡言爲正。

復齋漫錄云。鄧肅謂余言。宣和五年初復九州。天下共慶。而識者憂之也。都門盛唱小詞。曰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忻則忻。我兩個厮守。怕則怕。人來破鬪。雖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謂也。七年九州復陷。豈非不長久邪。郭藥師契丹之帥也。我用以守疆。啓敵國禍者。郭耳。非破鬪之驗邪。

茗溪漁隱曰。魯直書荆公集句。菩薩蠻詞。碑本云。數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娟娟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許。最關情。黃鸝三兩聲。因閱臨川集。乃云。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余謂不若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爲勝也。

夷白堂小集云。山谷道人向爲余言。張志和漁父詞。雅有遠韻。志和善丹青。必有形于圖畫者。而世莫之傳也。嘗以其詞增損爲浣溪沙。誦之有矜色。予以告大年云。我不可不成此一段奇事。久之乃以煙波圖見歸。其致思深處。不減昔人。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茗溪漁隱曰。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繞。綠蓑雨細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

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城市鬧。煙波老。誰能認得閑煩惱。余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詞第二句。元是擲頭雨。細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擲頭雖是船名。今以雨襯之。語晦而病。因爲改作綠蓑雨。細。仲宗笑以爲然。

古今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點慧。善于應對。湖中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之。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車屬意于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辯。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詞曰。乳燕非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門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盡。伴君幽獨。濃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兩簌。子瞻之作。皆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真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荅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東坡此詞。冠絕古今。托意高遠。寧爲一娼而發邪。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榴花獨芳。因以中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

此詞腔調寄賀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詞話中可笑者甚衆。姑舉其尤者。第東坡此詞深爲不幸。橫遭點汙。吾不可無一言雪其恥。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詒嗤符。今楊湜之言俚甚。而鈍板行世。殆類是也。上庠錄云。政和元年。尙書蔡薨。爲知貢舉。尤嚴挾書。是時有街市詞曰。侍香金童方盛行。舉人因其詞。加改十五字。作懷挾詞云。喜葉之地。手把懷兒摸。甚恰恨。出題廝撞。着內臣過得不住脚。忙裏只是看得斑駁。駭這一身冷汗。都如雲霧薄。比似年時頭效惡。待檢又還猛想度。只恐根底有人尋着。

麗人雜記

韓子蒼昭君圖敘云。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墾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嬙。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嬙。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是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尙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故號明妃云。復齋漫錄云。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鬟負薪女。灸面謹勿輕離家。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癍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道之矣。茗溪漁隱曰。古今詞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藝苑雌黃云。石季倫王明君詞云。延我于穹廬。加我闕氏名。闕氏單于妻也。上烏前。下章移切。前漢匈奴。

傳曰。冒頓後有愛闕氏。生少子。顏注。闕氏匈奴皇后號。劉貢父云。匈奴單于號其妻爲闕氏耳。顏便以皇后解之。大俚俗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作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粧時用作頰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闕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玉。昭君詩云。闕氏纔聞易妾名。歸期長似候河清。則誤讀氏字爲姓氏之氏矣。

太平廣記云。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珠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里閭以美色無益于時。遂以巨石鎮之。茗溪漁隱曰。山谷詩云。欲買娉婷供煮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臻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行前宏。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趙王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元瓌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舞袖風前舉。歌聲扇後嬌。王勣詠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緣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艷曲云。清江歌扇底。曠野舞衣前。

許彥周詩話云。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詞曰。認得楊家靜婉腰。後人卻除家字。只使楊靜婉。誤矣。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云。鶯能子夜歌。曾有子夜女善歌。非當時可及也。

苕溪漁隱曰。唐逸史言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于盧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李生具說舊事。女曰。往嘗夢爲仙官所追。如生所言。余觀吳兢樂府解題云。箜篌者。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言坎坎節。應也。侯工人之姓。後語訛坎爲立也。又段安節樂府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所言有據。而段安節出于臆說。則箜篌之始。當以漢武爲是。而空國爲非也。樂府有箜篌引云。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止之不及。遂溺死。於是其妻援箜篌而鼓之。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而死。當奈何。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侍兒小名錄。載璇璣圖。敘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撻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問。蘇悔自傷。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遺蒼頭賈至襄陽。滔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迎蘇氏。恩好愈重。

君溪漁隱曰。王初寮有點絳脣一詞。送韓濟之歸襄陽云。峴首亭空。勸君休墮羊碑淚。宦游如寄。且伴山翁醉。說與鮫人。莫解江臯珮。將歸思。暈紅縈翠。細織迴文字。初寮用前事。以其漢上故事。然于送人之詞。似難用也。東觀餘論云。蘇蕙織錦迴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由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迴旋書之。讀者惟曉外邊七言。至其中方。則漫不可考矣。若沈公之博古。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余在洛陽。於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所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爲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爾。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于弁首云。

君溪漁隱曰。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其一云。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雁邊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迴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洒縑書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卽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爲少游所作。亦非也。

許彥周詩話云。唐高宗宴羣臣。嘗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壁友。情若嗅蘭人。計之必一英。

奇女子也。

細素雜記云。周世宗時。陶尙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盃。及旦。有書謝。略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不能領。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焉。王平甫云。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獻書。得一弊紙。所書花蕊夫人詩。共三十二首。乃夫人親筆。而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于丞相安石。明日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于世。夫人僞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茗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黎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游。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內人追遂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鬪溼羅衣。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座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素脰。隔花催喚打魚人。皆清婉可喜。花蕊又別有逸詩六十六首。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矣。聊摘其一。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篋漫理頭。閑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檀別作神仙女。對捧金盃水上來。茗溪漁隱曰。余觀古今詩話。翰苑名談。皆載寇萊公侍兒倩桃詩二首。和章一首。並同。翰府名談仍益以怪辭。吾所不取。今但筆其詩云。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公贈之東綵。歌者未滿意。倩桃自內窺之。立爲詩二章呈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

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其二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君休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東臯雜錄云。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在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此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茗溪漁隱曰。陸敦禮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出侑樽俎。每丐韻于坐客。頃刻成章。卜筮子云。送我出東門。作別長安道。兩岸垂楊鎖暮烟。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如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船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生怕黃昏疎雨。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旣喪愛妾而不能忘。爲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着意隋堤柳。搓得鴉兒黃欲就。天色清明。斷勾。去年紫陌。先問今朝。雨魂斷送。一生憔悴。知他幾箇黃昏。與唐阿灰之詞有間矣。

茗溪漁隱曰。山谷戲聞善遣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嘉。草鞋十里踏堤沙。鳩盤茶樣施丹粉。只欠一枝萵苣花。其醜陋可想。山谷亦善戲也。

詩說雋永云。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祕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

四六談塵云。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趙湖州文云。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

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茗溪漁隱曰：江寧章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美其字也。工詩詞，嘗有詞寄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離輕散尋常難。禁三月好風光，滿塔芳草綠，一片杏花香。記得年時臨上馬，看人眼淚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日酒，空斷九迴腸。又云：向日寄去詩曲，非敢爲工。蓋欲道衷腸萬一耳，何不掩惡，輒示他人。適足取笑文虎也。本不復作，然意有所感，不能自己。小草二章，章四句，奉寄其一云：碧紗窗外一聲蟬，牽斷愁腸懶晝眠。千里才郎歸未得，無言空撥玉爐烟。其二云：畫扇停揮白日長，清風細細襲羅裳。女童來報新窸熟，安得良人共一觴。東臯雜錄云：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政，司馬溫公宮祠。范蜀公自許下來，同過郡會，出四玉盃勸酒，官妓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溫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闕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乃笑而釋之。

東臯雜錄云：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守郡，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坡索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球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于句端也。茗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且以鄭容落籍，高瑩從良爲句首，非林子中也。

復齋漫錄云：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卽席爲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卮芳酒。記得南宮高第，弟兄爭占鰲頭，金爐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詩說雋永云。夏均文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嘗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碗濁。妓壓畫船低。

苕溪漁隱曰。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慧中。善填詞。有姓戴者。忘其名。兩作漢守。寵之。旣而得請玉局之祠。以歸。僧兒作滿庭芳見意云。團菊苞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千里倍潛然。兩度朱幡雁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把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衝雲破霧。一到洞天。

許彥周詩話云。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盆尖。又記人作除夕詩。押尼字。衆人竟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會賦。後因讀藏經。呼喜鵲爲芻尼。乃知讀書不厭多。

